

密码王朝

773 悬念系列丛书

湮灭千年的王朝之门，隐藏在古老的密码之间
五行法器，雷神之锤，高悬于现代的城市上空

儒雅教授，踏上充满玄机的回归之路
古老部族，追寻数十年的恩怨情仇

成 刚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密码王朝

成刚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密码王朝 / 成刚 著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6.04
ISBN 7-5317-1942-8

I.密… II.成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9414 号

773悬念系列丛书

密码王朝

作 者/ 成 刚

责任编辑/ 李庭军 梁志民

出版发行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4 层

网 址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/ 150010

电子信箱/ bfwy@bfwy.com

经 销/ 新华书店

印 刷/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/ 880×1230 1/32

印 张/ 12.5

字 数/ 300 千字

版 次/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/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/ 22.00 元

书 号/ ISBN 7-5317-1942-8/I·1790

序 幕

他趴在路中央，感到一些冰冷的液体正顺着触地的额头流出来。他的鼻子很敏锐，他闻到了血腥的味道。这样，他才明白一个残酷的事实——他在流血。更要命的是，他还发现他根本就动弹不了，哪怕是换一个姿势都不行。

他的半边脸紧贴着沥青路面。昨夜可能下了雨，雨不大，这会儿已经停了，沥青路面上湿乎乎的泛着冷气。这时候天边挂着青白的曙光，他的身边却还一片昏暗。他努力睁大眼睛，望着路的前方，盼望这条路上能有一两个行人，或者一两辆汽车，这样，他们就能发现趴在路边生命垂危的这个人。如果运气好，他们也许会把他送到医院，至少，他们会打电话报警或者替他叫辆救护车来。

空旷的路面上安静极了，没有人来，也没有车经过。

他徒劳地睁着眼睛向前张望了一会儿，很快就觉得累了。他闭上眼睛，这样可以让自己觉得舒服点。额头上不知出了多少血，这会儿半边脸颊都粘乎乎的。他没有畏血症，何况这是他自己的血，所以，他可以忽略这时候趴在一滩血上的异样感

觉。他在想到底出了什么事，他怎么会躺在这里。

他的头很疼，他想不起跟他的处境有关的任何事。他使劲地想，脑袋里便像插进了两根极细的钢针，很快就感觉路面似乎要翻转过来，他好像被卷进了一个巨大的旋涡里面。

这都是他的幻觉，思考让他开始晕眩。他再次勇敢地睁开眼，目光在马路边上左右逡巡，已经决定放弃那些会带来痛苦的思想，毕竟摆脱面前的困境才是迫在眉睫要做的事。

这时候，他突然听到了一点声音，因为耳朵紧贴着路面，所以这时他能听到平时听不到的动静。很快，他便确定那声音其实是一些轻微的震动，远处有汽车疾驰路面上才会产生的震动。

他费力地想把头仰起来些，但很快就放弃了这样的努力。他只能用目光所能达到的最佳角度看着前面灰白的沥青路面。他的耳朵竖了起来，仿佛听到了隐约传来的汽车马达声。一辆深蓝色的轿车终于出现在那片曙光里，这时候，它是天来的福音，它来拯救他危在旦夕的生命。他盯着它渐渐变大的影子，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医院单间里那柔软洁白的被褥和暖暖的空气。

轿车的影子越来越大，已经能看到车头圆型的桑塔纳标志。

车子风驰电掣，像一头被激怒的猎豹，向着他直直地冲了过来。蓦然间，他有了种不祥的预感，车里的驾驶员也许一整夜都在赶路，这会儿已经疲惫不堪了，他根本就没有看清路中间躺着的那团黑影是一条等待搭救的生命。也许他看到了那团黑影，他只是把它当成了一堆垃圾或者别的什么。他在经过时，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停车甚至减慢车速，他会像辗过一滩烂泥一样辗过他的身子。

恐惧的力量是巨大的，他居然能在那瞬间发出一声尖锐的惨叫。

他的眼前一片漆黑，只觉得这回真的被一个漩涡给卷了进去，那漩涡里只有无边的黑暗。他的身体开始往下降落，轻飘飘的，像悬在空中。他感觉到身边的黑暗越来越暗，身体却

没有任何的知觉,到后来连思维也渐渐凝固了。

他知道,这就是死亡的感觉。

密码王朝

Password Dynasty

第一部分

第1章

叶梓洗完澡出来,长长的头发用一根皮筋系住,素首素面的一张脸,比画过妆的样子要清纯多了。等在澡堂外面的韩磊看了眼睛就有些发直,上下嘴唇还分开一道缝,好像要流口水的样子。

叶梓一巴掌扇他脑门上,韩磊才回过神来,没说话,脸上先堆出些谄媚的笑。

“刚才去宿舍找你,知道你去了澡堂。我都在外头等你半小时了。”

“你等我干吗,不会兜里又没钱了吧。”叶梓不在意地说。

“哪能呢,上月不刚从你这儿拿了二百吗。”韩磊不好意思地笑笑。他的老家在农村,家境不宽裕,经常闹穷,叶梓便隔三差五地周济他。开始他还挺腼腆,装脸皮薄,后来习惯了,也能主动开口了。但叶梓话说得这么白,还是让他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目标出现了,现在中原跟陆健正盯着他。陆健让我过来叫你。”

叶梓停下,眼睛放光,兴奋地说:“你早干吗去了,这会儿

才告诉我。”她加快脚步，行走中从装了换洗衣物洗漱用品的提兜里掏出面小镜子，举在脸前头，晃着脑袋左右端详。

叶梓不一定能算得上绝对的美女，在这所著名的师范学院里，比她漂亮的女生肯定还有很多。但是，她身上有种特别的味道，那是纯情与野性完美的融合。当她这样素首素面，或者披散了一头长发安静地坐在图书馆时，一定会有很多男生倾倒于她身上的那种古典美。但在另外一些时候，她会浓妆艳抹，穿一些能尽情展现身体曲线的服装，这样，又不知有多少男生会被她勾得心里发痒。

“早知道目标今天来学校，我就不洗澡了。”叶梓嘀咕，顺手将提兜塞在韩磊手上，自己飞快地在脸上画眉毛涂口红。她的动作飞快，三两下，素面上就有了颜色，整个人都变得靓丽起来。

韩磊眼睛偷偷瞄了一下手中的提兜，看到揉作一团黑色内衣，就暗暗咽了口唾沫，还在心里叹了口气。

——能跟叶梓混在一块，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难道我还奢望她能喜欢我不成？

顺着脚下的水泥路，出了一道院门，透过浓密的林荫，可以看见几座簇新的教学楼。这是春天时才粉刷过的，此刻因为有了阳光的照耀，它们在视线里灼然生辉，让人觉得庄严肃穆。绕过这些教学楼，往前走大约半里路，便可以看到一座圆型超大花坛，这花坛作为学校的标志性景观，据说耗资不菲，但它们在很多学生眼里，仍然像涂脂抹粉的艳俗女人，成为大家讥讽校领导品位的又一话题。

叶梓跟韩磊一前一后绕过花坛出了校门，往右不多远，便看到两个男生坐在街边大遮阳伞下，鬼鬼祟祟地拿望远镜朝着对面街道上看。

学校外头的学府路上，有很多这样的街边茶座，都是清一色的印有可口可乐广告的遮阳伞，卖一些廉价的啤酒和饮料。光顾这里的当然也大多是些兜里并不宽裕的大学生。但这会

儿太阳还没落山,因而遮阳伞下冷冷清清的,那俩男生坐那儿显得特别扎眼。

“又偷看谁家美女了。”叶梓大大咧咧地过去,一屁股坐下,后面的韩磊像个跟屁虫似的坐她边上,手里头拎着她的提兜还舍不得放下。

长头发男生叫聂中原,他眼睛还凑在望远镜上,随口说:“你们来晚了,刚才俩美女搁对面洗澡,还不拉窗帘,阿健鼻血刚擦干净。”

坐他边上的陆健娃娃脸,戴副黑边眼镜,瞅着跟柯南似的。他正低头在一张纸条上写什么,听这话头也不抬说:“我见光身子美女流鼻血不稀奇,中原见着穿衣服的叶梓都流鼻血,这毛病就得找医生好好治了。”

“嗯。”韩磊敲边鼓,“还得找兽医。”

韩磊的话说得有点酸溜溜的。聂中原跟叶梓两个月前刚确定了恋爱关系,现在天一黑逮着空就往后操场的小树林里钻,韩磊亲眼看到好几回,牙酸得豆腐都咬不动了。

“我就喜欢中原这毛病,他流鼻血我帮他擦,你俩瞎操什么心啊。”叶梓说着话半边身子就腻聂中原身上去了,还夺过他手中的望远镜。

聂中原手指了一个方向,叶梓看过去,是斜对面一家咖啡馆,透过临街的大玻璃窗,影影绰绰可以看到些里面的景物。叶梓很快就在玻璃后面发现了目标人物。

那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,留着极短的寸头,穿件白色的衬衣,此刻正倚上沙发靠背上很悠闲地看一本书。因为光线原因,叶梓看得并不太真切,但一眼看去便确定他正是他们要找的人,因而,叶梓看上去有些兴奋。

那边的陆健停下笔,又仔细检查了一遍那张小纸片,这才递到聂中原手上:“你再检查一遍,看有没有错误。”

聂中原摆摆手:“杀鸡焉用宰牛刀,这点小事就不用我操心了。”

陆健点头：“成，那打电话叫琳琳出来吧，这种大事别人可办不了。”

聂中原嘻嘻一笑，掏出手机来打电话。

片刻工夫，对面咖啡馆的门开了，一个穿短裙的小姑娘出现在门边，张望了一下，很快向这边跑了过来。

“对不起先生，打搅一下。”

马南抬起头，看到边上站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，她的着装显示她是这家咖啡馆里的服务生。此刻，小姑娘双手相握垂在身前，面上带着些神秘的笑容。

马南的思绪离开了书中的文字，那是一本通过中西方考古发现，论证《圣经》里上帝创造的伊甸园就在中国四川盆地的趣味读物。据马南所知，许多年来，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都把探寻伊甸园的目光投向了美索不达米亚，那里是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形成的两河流域。关于那两条河流，在《圣经》里都有记载。后来，又有伊甸园沉没于海底的观点出现，其中以地中海盆地、亚特兰提斯沉没的大西洲，以及姆大陆的假说最为著名。但在这本小册子里，通过作者考古，以及地理学、植物学、动物学、历史学、人种学等多门学科的考查，最终将伊甸园的位置确定在了中国西南的四川盆地。

这样的论点新颖而有趣，刚才马南不知不觉中已经深陷到文字里去。

小姑娘服务生还在笑咪咪地看着他，脸上神秘的笑容不禁让他警觉起来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他皱眉问道。

“是这样的，有位客人让我给您送一张字条。”

说着话，小姑娘将刚才从陆健手里接过来的纸片放到了马南面前的桌子上。这小姑娘就是琳琳，她虽然不知道聂中原一帮人到底想干什么，但猜到这肯定又是一个恶作剧，所以，此刻她对面前的男人还有些同情。

这个男人如果再年轻几岁，在校园里一定会有很多女孩喜欢他。琳琳想。

马南犹豫了一下，把字条移过来，他的视线在上面停留了一下，嘴角就露出些浅浅的笑意。他眉毛扬了扬，神情立刻柔和了许多。这时，他面前的琳琳忽然想到，也许这男人不用再年轻，就他现在的模样，不知会迷倒多少校园女孩。

琳琳也是这所师范学校的学生，她知道在这所学校里，师生恋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。

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让你送字条给我的人，现在一定还在看着我们。”马南说。

琳琳笑得更欢快了些，这是个聪明的男人，她一向觉得跟聪明人说话是件愉快的事。她没回答马南，却伸手朝玻璃窗外面指了指。马南身子往窗边挪近了些，目光四处逡巡一番，很快就看到了街对面遮阳伞下的四个学生。

马南还看到其中一个长发女生双手举着一个望远镜，显然自己正在她的视线里。那女生好像低声说了句什么，立刻，边上的三名男生一块儿冲着他挥了挥手。

马南摇摇头，他已经认出了那四名学生上周都曾听过自己的讲座。马南并不在这所学校工作，但却兼着学校里的客座讲师，每周两节课，讲的是中国玉文化以及玉器鉴赏。但间或也会接受学生会或者团委的邀请，开一些大学生们感兴趣的冷门学科讲座。

马南记得上周自己讲座的内容是西方密码学的发展简史，当然，他在一个半小时里，只能讲述一些有趣的，能让大家提起兴趣的话题，比如公开密钥。

那一次，大学生们显然都对公开密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听得也很认真，那时坐在最前排的四个学生，给马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原因是那四个学生听得漫不经心，间或彼此还窃窃私语，好像在议论什么。

“那位长头发的同学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马南大声问。

长头发的男生怔住了，他看到这时所有学生的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，脸有些红，还低下了头。这时，坐他身边的一个漂亮女生站了起来，大大方方地道：“聂中原。”

马南微笑，他从这女生与长发男生亲密的态度上看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

“那么，这位女同学，你能告诉大家你的名字吗？”

“我叫叶梓。”女生依然落落大方，“梓是梓树的梓，不是子女の子的。”

马南点头微笑：“现在我还需要一位同学的名字，这样吧，还是由你来告诉我，你边上那位戴眼镜的男同学的名字。”

戴眼镜的娃娃脸男生本来趴在桌上，听了这话懒洋洋的神情立刻变得严肃了，他想说什么，但还是没快过那个叫叶梓的女生。

“他叫陆健，还有个绰号叫做盗版天皇。”

叶梓的话立刻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唏嘘，马南感觉到这个叫陆健的男生看来名气挺大，从唏嘘声里，他听出很多人似乎都听说过他的名字。

没等他问，叶梓已经径自说了那绰号的来历。

“陆健是写恐怖小说的，虽然现在没出过书，但他的作品都贴在网上。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恐怖盗版书里，几乎每本都有几篇他的东西。就连前几天中央台焦点访谈的一档节目，谈恐怖小说对中学生的危害，里面有个画面，记者采访一个中学生，那中学生手里捧着一本盗版恐怖小说，封面作者，居然印的就是他的名字。”

大学生们哄堂大笑，这回陆健头低了下来，用手扯叶梓的衣服。

马南也笑，这位心直口快的女生身上有种特别的东西，看她文静的外表，你会觉得她是那种带点忧郁的琼瑶式女孩。所以，“人不可貌相”这句话放在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。

“好了，让我借用一下你们三位的名字，来给大家出道题。”

叶梓坐下去，这回，他们几个全都瞪大了眼睛，看马南要用他们的名字搞什么名堂。

“我们假设一下这位陆健——我们的盗版天皇是一位乡村邮递员。”有人又开始笑，马南顿一下，等下面安静下来，接着道，“我们的叶梓同学是一位漂亮的乡村姑娘，她有个在城里工作的男朋友，就是这位帅气的小伙子——聂中原。”

“我们现在再来假设一下，叶梓姑娘待的乡村非常偏僻，没有电话，她跟男朋友联系只能通过最传统的联系方式——书信联系。而乡村邮递员，也就是我们的天皇陆健有一个不太好的癖好，就是喜欢偷看别人的信件。大家都知道，年轻情侣之间有许多悄悄话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，所以，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叶梓和聂中原的所有信件都必须通过陆健来传递，他们有什么办法不让陆健看到信里的悄悄话？”

“加密！”下面有人大声道。

“正确，加密是唯一可行的办法。但如果加密，叶梓和聂中原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，那就是密钥的传递。要知道，能被人称作天皇的人肯定是很聪明的，如果叶梓跟聂中原始使用同一个密钥，那么，陆健很容易便能破解它。”

这回下面没有人吱声了。马南继续道：“密钥传送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，当然也包括我们漂亮的叶梓同学。因为在人们的印象里，没有密钥就没法解开密文，这是密码学中的定理。但是，一个源于思想的试验却违反了这一定理。

“我们现在设想这样一种情况，聂中原给叶梓的情书并没有加密，而是将写好的信锁进一个铁盒子里，铁盒子外面加了锁，这样，陆健没有钥匙，自然就看不到信的内容。同时，陆健也不敢把锁砸开，因为他如果这样做，就会丢掉乡村邮递员的工作。

“现在，叶梓拿到聂中原寄来的铁盒子了，却跟陆健一样，没办法看到里面的信。我给大家出的问题就是，你们谁有办法，帮助叶梓在不砸坏锁的情况下，拿到铁盒子中的信？”

下面立刻嗡嗡声连成一片,学生们交头接耳,都在互相议论。马南看到前排的聂中原四个人面面相觑,竟然异常安静。“好了,还是让我来告诉大家答案吧。”马南摆了摆手,下面很快鸦雀无声。

“如果我是叶梓,我会这样做。我在收到的铁盒外面再加一把锁,然后,把铁盒寄回给聂中原。现在,铁盒上就有了两把锁,聂中原收到后,打开自己加上的那把锁,再寄回给叶梓,这样,问题就解决了。铁盒上只剩下叶梓的那把锁,既然是她的锁她当然有钥匙,她就可以很轻松地打开铁盒,看到聂中原的信。”

下面有人鼓掌,也有人起哄,马南听到有人大声叫:“太麻烦了,不就一封情书吗,至于整这么多事出来。”

马南严肃地道:“现实里当然没有人会这样做,这个故事也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,它至少说明了两个人可以交换密文而无需交换密钥,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密钥交换并非密码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,公开密钥密码术在不久后才被发明。”

这回,相信很多学生们都明白了马南的意思,掌声明显比刚才响亮了许多。

坐在咖啡馆里的马南想,如果不是那天时间有限,他还会把这个话题深入下去,加密和解密不像上锁开锁,顺序问题至关紧要。所以,真正的公开密钥密码术实施起来,还会用到函数的取模运算。现在马南担心如果继续讲下去,会不会有人对数学感兴趣。

看着街对面那四个学生,马南清楚地记起了其中三个的名字,乡村姑娘叶梓和她的男朋友聂中原,还有一个是乡村邮递员,也是在校园里颇有些名气的盗版天皇陆健。现在,他们四个不仅冲自己挥手,叶梓还在做着鬼脸,同时,右手摆了一个“六”的手式,放在耳边,做出一副打电话的模样。

——她是在告诉我,如果得不到答案就打电话给他们吧。